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Research about Li Shen and his Poetry

严正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Research about Li Shen and his Poetry

严正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严正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9

ISBN 978 - 7 - 5203 - 5066 - 2

I. ①李… II. ①严… III. ①李绅(772 - 846)—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41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顺兰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25
插 页 2
字 数 401 千字
定 价 9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唐时期的重要诗人、政治家李绅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角度，以牛李党争为政治背景，立足于中唐文学新变，全面系统地对李绅及其诗歌进行了考论。举凡其家世、生平、思想、主要交游、在牛李党争中的立场与态度，在中唐新乐府运动中的作用，其诗歌版本流传、渊源关系，以及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诗歌风格的变化轨迹，后世的评价等，皆作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与探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

作者简介

严正道 男，江西永丰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隋唐五代文学及巴蜀文献，在《文献》《宗教学研究》《江海学刊》《图书馆杂志》《词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及教育部、高校古委会、四川省哲社课题多项。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李绅的家世、生平与思想	5
第一节 李绅的家世	5
第二节 李绅的生平	15
第三节 李绅的人格与思想	29
第二章 李绅主要交游考	43
第一节 一生至交——元稹、白居易	43
第二节 君子之交——刘禹锡、韩愈	54
第三节 提携之恩——韦夏卿、裴度	61
第四节 礼贤下士——蒋防、朱庆馀	65
第三章 李绅与牛李党争	70
第一节 李绅与长庆元年科试案	70
第二节 李绅与李逢吉之争	79
第三节 李绅与吴湘案	87
第四节 李绅与牛僧孺	96

2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第四章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	104
第一节 论新乐府运动	104
第二节 李绅新乐府诗人辩	110
第三节 《新题乐府二十首》考	116
第四节 对李绅新乐府诗创作的评价	134
第五章 李绅诗集考	138
第一节 《全唐诗·李绅诗》考辨	138
第二节 李绅诗集版本流传情况	143
第六章 叹逝感时 发于凄恨 ——李绅《追昔游集》的情感抒发	155
第一节 冤屈与怨恨	156
第二节 羁愁与乡思	161
第三节 荣耀与满足	167
第四节 自适与闲雅	172
第七章 从通俗到典雅 ——李绅诗歌风格的变化	178
第一节 早期通俗化倾向	178
第二节 后期典雅化倾向	188
第八章 转益多师 兼取众家 ——李绅诗歌的渊源与学习对象	198
第一节 远效齐梁	198

第二节 近师杜、韦、大历	209
第九章 《古风二首》专题研究	220
第一节 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220
第二节 经典的确立：从民间到庙堂	224
第三节 接受与阐释：以农为本的思想	229
结 语	
——对李绅及其诗歌的评价	235
附录一：李绅年谱新编	240
附录二：李绅传记	320
附录三：诗文汇评	328
参考文献	334
后 记	348

绪 论

以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的登第为标志，唐代的诗歌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重新进入一个名家辈出、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自由繁荣阶段。在低沉伤感中徘徊着的大历诗人逐渐淡出中唐的诗坛，而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一辈诗人则逐渐登场，成为诗坛新的领军人物。他们各领风骚，追求新变，开拓出中唐诗歌世界的新天地。与盛唐诗人生活在强盛、富足、自由、开放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出生于危乱中，成长于动荡时代，对国家、社会、人生以及文学有着与盛唐诗人完全不同的体会和感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思想、灵魂的深处涌动着一股变革现实、改革文学的精神与力量。在社会政治问题上，通过改革政治来再图中兴，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再现辉煌，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过，在文学上他们却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并登高而呼，借助群体的力量，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达到革新文学的目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①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在通变中才能推陈出新，不断发展。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尚奇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尚俗诗派，尽管两派风格迥异，但他们都是在盛唐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开拓创新，追求新变的结果。对于前者，历来文学批评家和评论者看法比较一致，并且不吝赞美之辞，如清人叶燮就认为：“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发其端，可谓极盛。”^②但对于后者，人们多为其表象所蒙蔽，较难认识到元白诗派在当时诗歌革新中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们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至今尚有不同意见。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着自己独

^①（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卷六《通变》，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1页。

^②（清）叶燮：《原诗·内篇上》，霍松林校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2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特的看法，他认为：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钜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①

陈寅恪先生以其宏观高度，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在分析比较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及各自所产生的影响后，得出上述结论，是让人信服的，也廓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元白新乐府诗歌的偏见。现在，随着对新乐府诗及元白诗派研究的深入，这一观点已普遍为学界所接受。另外，独立于两派之外的诗人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的诗歌也开拓了新的题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总之，中唐的诗歌领域里充满了变革精神。

在中唐诗歌这种求新求变的意识下，同样具有开风气之先河的诗人，积极参与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一位诗人不应该被忘记，这就是李绅。正如前文所论，在大历诗人逐渐淡出诗坛的背景下，李绅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一同出现于中唐诗坛。如《新唐书》本传云：“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②《旧唐书》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②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李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7页。为方便，以下凡引用皆直接称《新传》，不再作说明。

本传亦云：“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①可见李绅在青少年时期诗歌就已经很出众，他的《古风二首》更得到名士吕温的激赏。贞元、元和年间李绅与元稹、白居易一见如故，从此诗歌酬唱往来不断。元、白对其诗歌亦十分称赏，如白居易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句下自注到：“张十八籍，李二十绅皆攻律诗，故云。”^②又《編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下自注：“李二十常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③元稹《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李多嘲蚯蚓，窠数集蜘蛛。”句下注云：“李二十雅善歌诗，固多咏物之作。”^④从元、白的口气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绅的诗歌稍逊于白居易，而与元稹在伯仲间。可惜的是，李绅早期的这些诗歌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更为当时人瞩目的，是唐宪宗元和中兴的背景下，以三人为核心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在唐代乃至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李绅的首创之功犹不可没。他在初任校书郎之时，受到当时开明政治气氛的感发，针对现实，大胆讽喻时事，先于元、白创作出《乐府新题二十首》，并很快引发元、白的响应，掀起了新乐府运动的高潮，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急转和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高潮的结束，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也逐渐被人遗忘，甚至连诗人自己都不再提起，或许不久即失传。如今，我们只能从元、白的和诗中隐约窥其原貌，这是非常遗憾的，不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是个损失，也因此影响了后人对其诗歌的准确评价，导致对其在中唐文学史上地位的忽略。直到近代，胡适之先生著《白话文学史》，把他归入有意兴起文学革新运动的元白诗派，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文学史开始把他称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但也往往由于缺少具体材料只能一语带过，非常笼统。此外，李绅后期的诗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个人仕途的起沉升降，加之被卷入党争的漩涡，早期的锐气被现实消磨殆尽，最终在自然闲适和平凡自得中追求诗歌的雍容典雅。可以说他后期的诗歌，主要是《追昔游集》，脱离了元白诗派的方向，不再关心社会时事，心态内敛，躲进个人情感世界的狭窄圈子里，自抒一己之情，追求诗歌

①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97页。为方便，以下凡引用皆直接称《旧传》，不再作说明。

②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8页。

③ 同上书，卷十六，第1053页。

④ 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0页。

4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

艺术的技巧，大力创作律诗，学习齐梁，诗风繁丽，逐渐向晚唐诗风过渡。虽然这类诗歌在成就上不能与当时的韩孟、元白、刘柳等人角争强弱，“然春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①其他诗歌，如对元白的长篇叙事诗有着直接影响的《莺莺歌》，虽然残缺不全，但依然闪烁着光芒，引起今人的重视。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唐诗人个案的研究已经由名辈大家转向二三流诗人，如孟郊、贾岛、张籍、王建等，但对于李绅却较少有人关注。因此，对李绅的诗歌作一个全面而具体的研究，比较客观地认识 and 了解其在中唐乃至中国古代诗歌上的地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笔者作此著的主要目的。

另外，李绅不仅是中唐诗坛上具有一定影响的重要诗人，也是在中唐政治史中留下鲜明轨迹的重要人物。在长达数十年的牛李党争中，李绅始终支持李德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被公认为是李党的核心成员。在中晚唐几桩具有重大影响的公案里，如长庆元年的科举考试案，横跨会昌、大中年间的吴湘案，李绅都被卷入其中，与事件有直接关联。其他，如元和二年无辜被卷入李锜反叛案，长庆年间与李逢吉的权力之争，会昌年间与李德裕谋划平定泽路叛乱，等等，也都有他的身影。因此，研究李绅也有助于研究中晚的唐政治与历史，并从中了解李绅及当时相关人物的心态、思想等。并且，这些事件也在李绅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一诗就真实记录了其与李逢吉相争的实情，具有诗史的性质，诗史可考证对于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笔者作此著的另一重要目的。

^①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94页。

第一章 李绅的家世、生平与思想

第一节 李绅的家世

一 庶族身份考

据《旧唐书》载，李绅出生于名门世家，家族中官至宰相者多人，然其真实家族身份却存疑，笔者认为其非山东赵郡李氏，或系李姓庶族，考证如下：

按照传统史料的记载，李绅出身于山东五大著姓之一的赵郡李氏，如《旧传》称其“本山东著姓”，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将其列于赵郡李氏南祖之后。这也可以从当时其他的相关材料中得到印证，如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中称其为“赵郡李公”^①，沈亚之《李绅传》云其“本赵人”^②。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李绅的曾祖李敬玄在高宗仪凤间“拜中书令，封赵国公”^③，而封号往往与其祖籍地或先世有关。故卞孝萱、卢燕平的《李绅评传》云李绅“出身于魏晋以来山东五大士族之一的赵郡李氏”^④。不过，仔细阅读相关史料，笔者对此说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先从赵郡李氏说起。赵郡李氏为山东五大望族，今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一《上声·六止·李》、《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卷一百《序传》等简叙其世系：

①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1页。

② 见《全唐文》卷七三八，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623页。

③ 《新唐书》卷一百六《李敬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52页。

④ 吕慧娟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一，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97页。

赵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玘，字伯衡，秦太傅。三子：云、牧、齐。齐初居中山，为辽东李氏祖。牧为赵相，《史记》卷八一有传，始居赵郡。牧三子：汨、弘、鲜。汨，秦中大夫、太子詹事，生谅，谅生左车、仲车（《宰相世系表》云：汨生谅、左车、仲车，恐误，今从《古今姓氏书辩证》）。左车，赵广武君。左车九代孙就，徙居江夏平春，为江夏李氏祖。左车十代孙颢，始居汉中南郑，为汉中李氏祖。十三世孙恢（《北史·李孝伯传》云十四世孙，误，今从《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辩证》），汉桓、灵间，高尚不仕，号有道大夫。生定，字文义，仕魏，位渔阳太守。有子四人，并仕晋。平字伯括，为乐平太守；机字仲括，为国子博士；隐字叔括，保字季括，位并至尚书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时谓之“四括”。机生群、瑰、密、楷、越。楷字雄方，晋司农丞、治书侍御史，避赵王伦之难，徙居常山。有男五子：辑、晃、芬、劲、叡。叡子勛，兄弟居巷东；劲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为东祖，芬与弟劲共称西祖。辑子护宗，高密太守，子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与晃南徙故垒，故辑、晃皆称南祖。自楷徙居平棘南，通号平棘李氏。平棘，据《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三，属河北道赵州。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平棘县云：“赵郡李氏旧宅，在县西南二十里。即后汉、魏以来山东旧族也，亦谓之‘三巷李家’，云东祖居巷之东，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也。”

从以上可以看出，赵郡李氏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族传统，自觉维护家族延续性的族群，“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①。这也是赵郡李氏能够在自古多奇士的燕赵之地“克广门业，道风不陨”^②的重要原因。然而，北朝时期声望日隆、家风严谨的赵郡李氏族谱却突然在李绅的九世祖善权前出现断裂，这确实让人感到突兀，令人生疑。《宰相世系表》云：“南祖之后有善权，后魏谯郡太守，徙居谯。”^③只笼统云“南祖之后”，却不交代具体世系，这在赵郡李氏《宰相世系表》中是个例外。按《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定著六房：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宰相十七人。南祖有游道、藩、固言、日知、敬玄、绅、元素；东祖有绛、峤、珏；西祖有怀远、吉甫、德裕；辽东有泌；江夏有酈、璆；汉中有安期。”东祖、西祖、南祖其它支派都具有赵郡李氏的延续性，谱系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六·明帝建武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95页。

② （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43页。

③ 《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80页。

关系清楚，独李绅一支（敬玄、元素为善权六代孙，绅曾祖）与南祖的世系关系模糊不清，推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宰相世系表》编撰者省略不书；二是谱牒失传或缺损；三是有人故意模糊，以假乱真。

比较《宰相世系表》与《古今姓氏书辩证》，两书所记李绅世系完全相同。按《古今姓氏书辩证》：“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补史传之阙。”^① 其对校考当时所存各种姓氏书，显然比《宰相世系表》简单地“取诸家谱系杂抄之”^② 更翔实精审。然两书所记完全一致，则只能说明各自编撰者所见李绅世谱系原本如此，故《宰相世系表》编撰者省略不书之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从魏晋隋唐时期重家世、兴谱牒的情况来看，第二种原因亦可排除。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序》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密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亦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③ 可知在隋唐之前，谱牒不仅仅与家族相关，更是管理国家与选拔人才的重要工具。官府掌管的“簿状”与家族私存的“谱系”并存互补，保证了各个家族世系的延续性与谱牒的完整性。尤其对于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望族来说，谱牒的修撰与保存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家族成员亦不可能因为迁离而断裂或脱离与家族原有的关系。故谱牒失传或缺损的可能性很小。

至于第三个原因，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就是李绅的曾祖父李敬玄。李敬玄，《旧唐书》卷八十一、《新唐书》卷一百零六有传。《旧唐书》言其“博览群书，特善五礼”，具有山东旧族儒学礼教的风范，“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后深得马周及许敬宗之推荐延誉，又娴于吏治，知人善任，最终位及宰相。不过在门第之风依然盛行的初唐，李敬玄能身居高位，与其善于利用山东旧族之影响分不开。《旧唐书》云其“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7页。

② （清）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卷八，《四库未收辑刊》第五辑第四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③ （宋）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9页。

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①。《新唐书》记载与此相同。显然，李敬玄利用了山东士族的身份，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是正宗的山东旧族。唐初，特别是高宗时期，为限制和削弱山东旧族对政治的影响，高宗“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②。虽然高宗的诏命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山东旧族之间的相互通婚，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山东旧族相互标榜的自大心理，至少使他们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如《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氏族·七姓》所引《国史纂异》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其祖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婚娶。于是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③ 政治地位不高的山东旧姓通婚尚且如此遮遮掩掩，那么，身居高位、深得高宗宠任的李敬玄如何敢“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如此大张旗鼓、肆无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公然与山东旧族通婚？而高宗既然不行惩治，仅是“知而不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敬玄出身庶族，而冒名为山东望族赵郡李氏之后。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即使是位及人臣者也不能免俗。岑仲勉先生云：“一姓常不止一望，举其着望，则目为故家（如李积自称陇西李积），举其不着，则视同寒畯，攀附宗枝之习，于是乎起。李敬玄，譙人，而与赵郡李氏合谱；张说，洛阳人，而越认范阳；王缙望太原，而越认琅琊。此三人皆宰相也，犹必冒认名宗，正所谓势利之见，贤哲不免。”^④ 不过，李敬玄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过合谱的方式嫁接于赵郡李氏之后，做到以假乱真。通过合谱变身望族，这在李敬玄之前已有先例，如李袭誉本金州安康人，因有功，唐太祖李渊特诏其与陇西合谱。《唐大诏令》卷六十四《安康郡公袭誉听合谱宗正诏》云：“太仆少卿、安康郡公袭誉，我之同姓，派别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袭誉部率宗人，协同义举，立功巴蜀，诚节频闻。宜有褒荣，用超阶序。特听合谱宗正，恩礼之差，同诸服属。”^⑤ 当然，合谱会导致谱系的淆乱，必然引发望族的激烈反对，因此合谱也非普通庶族所能为，而一旦成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跻身望族行列。这也可以解释在谱系上李敬玄只能追述至六世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一《李敬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55页。

②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2页。

③ 《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氏族·七姓》，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77页。

④ 岑仲勉：《隋唐史·唐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页。

⑤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卷六十四，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